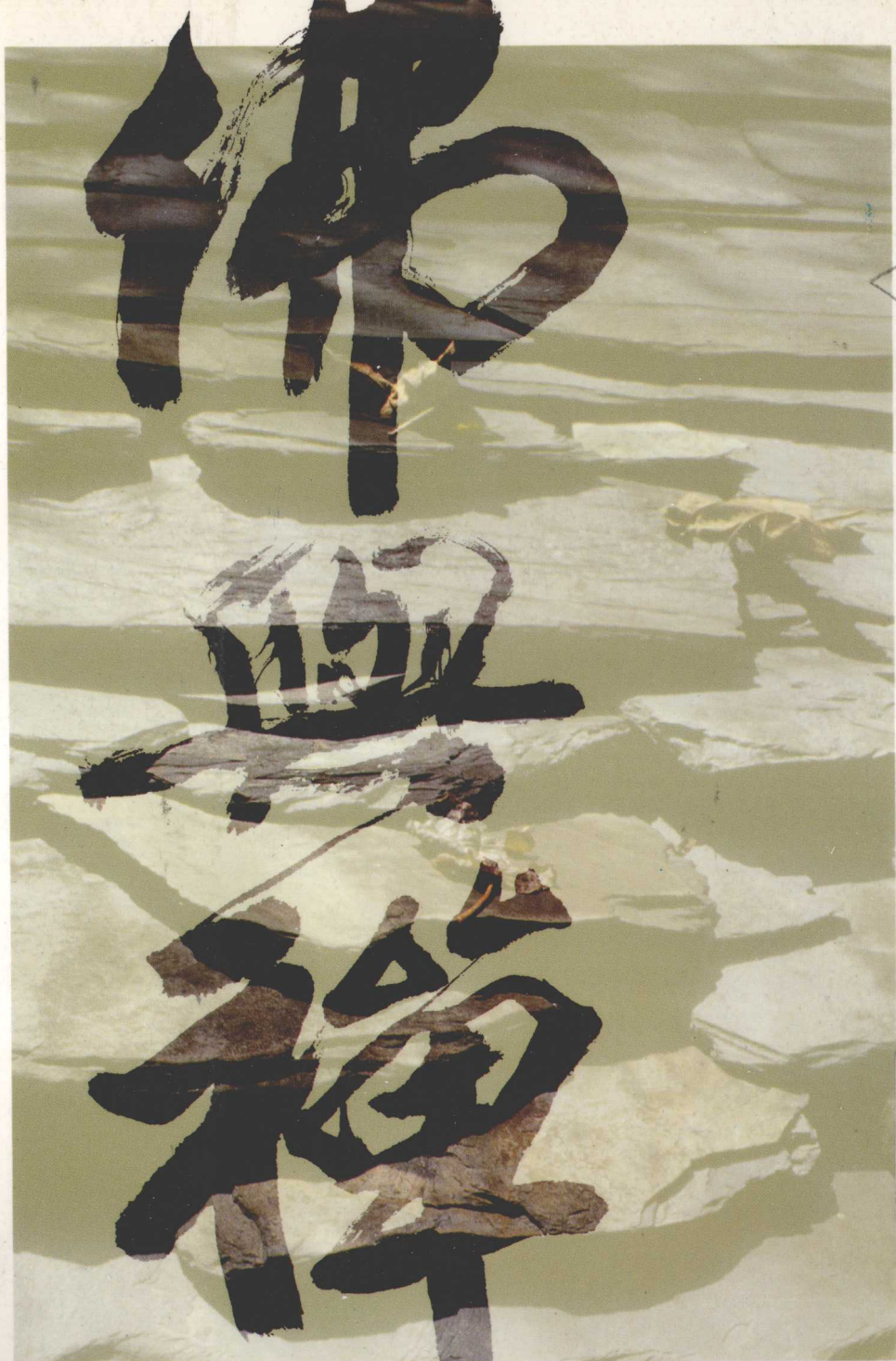




B9465
1



佛與禪

滿庭芳出版社

佛 與 禪

發行人 / 郭林宗

出版者 / 滿庭芳出版社

台北市太原路 154 之 2 號

電話：(02)5367363

郵撥帳號：0533319—4 郭林宗帳戶

定 價 / 元

一九八八年六月初版

登 記 / 局版台業字第 3673 號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 本書如有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目 錄

一、飛過去了.....	一
二、區別大、小乘.....	四
三、打大鼓.....	五
四、看不見的瑞像及放下.....	九
五、打車？打牛？.....	一
六、身體就是最好的證據.....	三
七、心要自靜.....	五
八、我只有一個.....	六
九、眼前就是道.....	七
一〇、出水的蓮花.....	一
一一、鐵磨也磨不著.....	二
一二、法無所不在.....	三
一三、師渡及自渡.....	七

目 錄

一四、棒、喝·····	四四
一五、人需要自我明白·····	四五
一六、解除疑難靠自己·····	四六
一七、一種圓相·····	四九
一八、芳草落花知所去·····	五〇
一九、一宿覺·····	五一
二〇、得意忘言·····	五三
二一、直道兒·····	五六
二二、無與有·····	五九
二三、得就是無得·····	六二
二四、心勿迷惘·····	六三
二五、不在說法只要心明·····	六六
二六、獅子吼·····	六九
二七、禪，在體會真意·····	七〇
二八、啄與啐·····	七四
二九、正法密付·····	七六

錄 目

三〇、只有一點點.....	七八
三一、沒有人豎得起.....	八二
三二、無情也說法.....	八三
三三、心境中的枯榮.....	八七
三四、自由的「境」地.....	八九
三五、禪無一定的形式.....	九二
三六、不着相.....	九四
三七、禾豆麥、大好山.....	九六
三八、唯一途徑.....	九九
三九、無盡意.....	一〇二
四〇、降魔禪師.....	一〇四
四一、稱它東西就不對.....	一〇六
四二、不知是最親切的.....	一〇七
四三、法無所不在.....	一一一
四四、煩惱與菩提.....	一二二
四五、瞬間滅.....	一二五

目 錄

四六、諸佛的本源.....	一一八
四七、廓然無聖.....	一二二
四八、功德均霑.....	一二六
四九、心緣際會.....	一二七
五〇、離四句、絕百非.....	一三一
五一、祇是這個.....	一三三
五二、指與月.....	一三四
五三、梅子成熟了.....	一三六
五四、贏就是輸.....	一三七
五五、一指禪.....	一四〇
五六、妙談有無.....	一四四
五七、去・開・悟.....	一四七
五八、法尙應捨.....	一五〇
五九、禪，無所不在.....	一五三
六〇、道在內，不向外求.....	一五五
六一、翻米機緣.....	一五六

六二、鏡清失利了……	一五八
六三、知聖禪師……	一六〇
六四、他日如何舉似人……	一六一
六五、覆 船……	一六三
六六、不在明白裏……	一六四
六七、境界機緣不盡相同……	一六五
六八、體用不二……	一六八
六九、抬他又按著他……	一七一
七〇、揚眉瞬目……	一七三
七一、雲飛不礙空……	一七八
七二、白居易與烏巢禪師……	一八〇
七三、見與聞，禪不在坐臥……	一八一
七四、離生禪想……	一八四
七五、禪不落於文字……	一八六
七六、聖者不誑語……	一八八
七七、滄仰宗風……	一九一

目 錄

七八、就是這個.....	一九四
七九、一字關.....	一九八
八〇、牛頭氣象.....	二〇一
八一、禪、思想、文字爲一體.....	二〇六
八二、是不是火.....	二一二
八三、石頭路滑.....	二二三
八四、釣盡江波，金鱗始獲.....	二二五
八五、人與驢一樣.....	二二八
八六、如何分賓主.....	二三一
八七、莫認奴作郎.....	二三二
八八、根本的真理.....	二三五
八九、步步踏階梯.....	二三八
九〇、一喝入五教.....	二二九
九一、魔與磨.....	二三三
九二、大道透長安.....	三三六
九三、假禪真不了.....	三四〇



一、飛過去了

馬祖禪師及百丈禪師，師徒二人正在閒步，這時天空中飛來一群野鴨子。馬祖禪師別過頭去，向百丈禪師說：

「那是什麼呢？」

百丈禪師說：「一群野鴨子。」

「要飛到那兒去？」

「已經飛過去了。」百丈禪師回答著。

正當這個時候，馬祖禪師冷不防的伸出手，一把扭住百丈禪師的鼻子，百丈禪師痛得受不了。

馬祖禪師說：「你說說看！難道又飛過去了！」

百丈禪師略有頓悟的不發一言。

他們回到了住處，百丈禁不住的大哭起來。衆人奇怪的問：「是想家了嗎？」

百丈禪師搖搖頭。

「受了誰的欺負呢？」衆人進一步的問，還是得不到答案。

「這麼說是爲什麼呢？」衆人不禁十分好奇的詢問。

百丈禪師說：「因爲我的鼻子被師父扭得非常痛。」

「是那一點因緣不契合呢？」他們又問。

百丈禪師說：「各位自己去問老師吧！」

這一群人自己去問馬祖禪師的時候，馬祖禪師說：

「他自己知道的，你們何不去問問他呢？」

衆和尚又轉身回到百丈禪師那兒，對著百丈禪師說：

「這件事師父說你自己知道的，他教我們來問你。」

百丈禪師聽了，不禁呵呵大笑。衆人說：

「剛才哭，現在笑，是爲什麼呢？」

百丈禪師說：「剛才哭，現在又笑。」

大家茫茫然不知他到底是什麼意思，於是竊竊私語之後，各自散去。

第二天大清早集會的時候，大家齊在法堂上，準備聽師父開示一天的課程，師父剛上座要說法，百丈禪師捲起坐席正要離去，馬祖禪師看到這種情形，不講法了，立刻匆匆下座去

，這時候，百丈禪師緊跟在馬祖禪師的後面。

馬祖禪師問：「我正要說法，你爲何要走？」

百丈禪師說：「昨天我的鼻子被扭得痛極了。」

馬祖禪師：「你昨天的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今天我的鼻子不痛了。」百丈禪師認真的回答。

馬祖禪師就說：「你已經完全了解昨天的事了。」

*

馬祖禪師問百丈禪師說，那是什麼？一個俐落的回答是野鴨子，馬祖禪師接着又問：「飛到那裏去了？」一個回答說：「飛過去了。」

這樣的一問一答是「極尋常」的事。但是在「禪」的領域內是非比尋常的。它要能有超過「尋常」的情境，才能有所頓悟。所以，這個時候，師父用一種比較激烈的方式打斷他尋常的思想以免落入俗境中。用力扭他的鼻子，百丈痛得大叫，當然，那時野鴨子早就飛過去，這種「情境」一下子被騰空了，接着又說：

「難道又飛過去了嗎？」

百丈禪師頓時有所領悟。

百丈回到了住處，在哭，哭的是一種了悟於心的淚。

等到別人去問馬祖，馬祖是明白的，而百丈也是明白的，所以，百丈又笑。禪是一種高度的，精微的，精神的契合，言語文字是多餘的，所以馬祖說：「你已經完全了解昨天的事了。」



二、區別大、小乘

黃檗禪師有一次遠遊到天臺山，在往天臺山的路上巧遇到一位言行奇異的和尚，他們一邊走，一邊談，相談之下十分投機。

當他們走到一條小溪前面的時候，正好溪水暴漲，和尚對禪師說：

「我們一同渡河吧！」

黃檗禪師說：「要渡，你自己去渡吧！」

那位和尚沒說第二句話，提高了褲管逕自往水裏走去，他涉在水裏，如同走在平地上一樣的自然，他一邊走一邊回頭對黃檗說：

「來呀，你也下來呀！」

黃檗禪師聽了他的話，叫道：

「看你這個自了漢，如果我早知你是如此，就把你的脚跟砍斷。」

和尚被禪師這麼一叫，反而對黃檗贊嘆道：

「你真是一位大乘的法器，我實在不如你！」

說罷和尚一路走去，漸漸消失在遠方。

*

小乘人，是自渡自的。

大乘人，非但要自渡，而且還要渡他人、他事、他物。

大乘的自渡渡他，涵蓋了小乘自渡自了的精神，所以，那位和尚說完也就消失在遠遠的道上。



三、打大鼓

有一位僧人問禾山禪師說：

「什麼稱爲真過？」

禾山禪師說：「我可以打大鼓！」

僧又問：「在你認爲真諦又是什麼呢？」

禾山禪師仍舊重複那一句話：「我能打大鼓。」

僧又問：「即心即佛不可以問，那非心非佛又是什麼？」

禾山禪師不停的說：「我能打大鼓。」

僧再問：「若人想向上要如何的去教化？」

禾山禪師繼續說：「我能打大鼓。」

*

禾山禪師由於聽到大鼓的聲音才澈悟的，所以，他回答別人的問話也是用「我能打大鼓。」

「打大鼓」可以教人明徹了悟某一些事，至於「真諦」是什麼，那是無法用言語說明的，所以禾山禪師只有回答「我能打大鼓」。

然而，「不可說者」一定要說明才能教人明白，這就要看當時參學的人和參學的環境來決定，仔細想來禾山禪師在那種情況之下，他也只有說「我能打大鼓」最合宜了。所以他一直強調：「我能打大鼓。」

「真過」，真是真假的真，過是渡過的過，「真過」就是「已渡」的意思。已渡就是到達了彼岸，也就是對於事情已經有一個說明而且交代得十分合適的意思了。

佛學上說：修習學問稱爲聞，學盡了學問就稱爲鄰——已經接近了道的領域，將要與佛爲鄰了。能透「過」聞與鄰，而到達「無止境」的，才稱爲「真過」。

所以，那位僧人的問話，說成一般的語言就是：

什麼是「真過」？

禾山禪師說：我能打大鼓，你要澈悟啊！

什麼是真諦呢？

禾山禪師說：真諦也不是可以用言語說的，能說的是知識，是聞，我能打大鼓，而你而
要澈悟。

即心即佛不可以問，是不可以說明的，那非心非佛也是一樣，它只不過是即心即佛的
另一層意思而已，其實二者的意思十分接近，所以它也是不可說，要澈悟，我能打大鼓，你
能澈悟嗎？

*

京兆地方惟寬禪師住在少林寺時，有僧問他：

「道是什麼？」

惟寬禪師答道：「大好山。」

僧人說：「在下問的是道，師父怎麼說大好山呢？」

惟寬禪師答曰：「你眼前只識得大好山，可曾看到道呢？」

*

其實，大好山，也可以就是道。一件事要能用心去學習，去認識，才能明白其中的真諦，真諦所蘊藏的就是「道心」所在之處了，

*

有僧問石霜太善和尚：

「什麼才是佛法的大意？」

太善禪師答曰：「春天和暖的季節裏，雞在田埂上啼叫。」

僧說：「學人不懂？」

師答曰：「中秋時節，狗在吠叫。」

——道，佛，禪，無非是從平常事物上去參學，去體會而得。

學就是學問，就是知識，多學，多看，多去觀察。能夠了悟，能夠參透這一層的境界，那就是了，就是明，這樣可以稱為佛的本意了。